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七十三回 吳必正細說家務事 馮校尉情願尋賊人

且說艾虎往下一跳，工夫不大，夾著賊人翻身上來，往岸上一扔，說：「你們捆罷。」大家上前一一看，徐良過去要綁，細細瞧了瞧，微微一笑，回頭叫：「老兄弟，你拿的是年輕的是上歲數的？」艾虎說：「哪有上歲數的淫賊哪？」徐良說：「對了，你來看罷，這個有鬍子，還是花白的。」艾虎過來一看，何嘗不是，衣服也穿的不對，還是青衣小帽，做買賣人的樣兒。艾虎一跺腳，眼睜睜把個白菊花放走了。這個是誰哪？徐良說：「這個人還沒死透哪，心口中亂跳。咱們把他攙起來行走行走。」張龍、趙虎攙著他一走，艾虎說：「那賊跳下水去，料他去的不遠。我再入水中，務必將他拿將上來。」智爺說：「你等等吧，你蔣四叔到了。」就見蔣四爺帶著邢如龍、邢如虎直奔前來。皆因是在醬園內，與掌櫃的說話，伙計進來告訴，又從樓上躡下幾個人來，往西去了。蔣爺說：「不好，我們走罷。」就帶著邢家弟兄，仍出了後門，躡上西牆，也是由牆上房，見下面做買賣那伙人說，房上的人往白沙灘去了。蔣四爺往白沙灘就追，將至白沙灘，遠遠就看見前面一伙人。蔣爺追至涼水河，見張龍、趙虎二人攙著一個老人在那裡行走，看那人渾身是水，又瞧艾虎也渾身是水。智爺高聲叫道：「四哥你快來罷。」蔣爺來至面前，智化就把白菊花下水，艾虎怎麼夾上一個人來的話說了一遍。蔣爺說：「張老爺、趙老爺把他放下罷，再攙著走就死了。」又說：「艾虎，你這孩子實在是好造化。」艾虎說：「我還是好造化哪！要是好造化，把白菊花拿住，才是造化。」蔣爺說：「不遇見白菊花是好造化，遇見白菊花你就死了。」艾虎問：「怎麼見得？」蔣爺說：「你在水裡不能睜眼，白菊花在水內能睜眼視物。你在水內閉目合睛一摸，他趕奔前來給你一劍，我問你這命在與不在？這不是萬幸麼，正走好運呢。」又對著智爺說：「你還叫黑妖狐哪？」智爺說：「怎麼樣？」蔣爺說：「誰的主意，攙著這個老頭子行走？」智爺說：「我的主意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打量他是上吊死的，攙著他走走就好了？他是一肚子淨水，不能出來，又攙他行走，豈不就走死了嗎？」智爺一聽，連連點頭說：「有理。」蔣爺過去，把那老頭放臥著，往身上一騎，雙手從窩下往上一提，就見那老頭兒口內哇的一聲往外吐水，吐了半天，蔣爺把他攙起來，向耳中呼喚，那老頭才悠悠氣轉。蔣爺問：「老人家偌大年紀，為何溺水身死？你是失腳落河，還是被人所害？」那老者看了看蔣爺，一聲長歎說：「方才我落水是你把我救上來的？」蔣爺說：「不錯，是我救的。」老者說：「若論可是活命之恩，如同再造，無奈是你救我可把我害苦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此話怎講？」老者說：「人不到危急之間，誰肯行拙志？這陽世之間，實在沒有我立足之地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貴姓？有甚大事，我全能與你辦的。」老者說：「惟獨我這事情你辦不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我要是辦不了然後你再死，我也不能管了。」老者說：「我姓吳，叫吳必正。我有個兄弟，叫吳必元，我今年五十二歲，在五里屯路北小衙內，高台階風門子上頭，有一塊匾，是吳家糕餅舖，我們開這糕餅舖是五輩子了。皆因是我的兄弟，比我小二十二歲，我二人是一父兩母，我沒成過家，我兄弟二十六歲那年給他說的媳婦，過門之後到他二十八歲，我弟婦就故去了。自他妻子一死，苦貪杯中物，淨喝酒。我怕他心神散亂，趕緊找媒人又給他說了一房妻子。誰知上了媒人之當，是個晚婚。我一想，他又是續娶，晚婚就晚婚罷。我兄弟今年三十歲，娶的我弟婦才二十歲，自從她過門之後，就壞了我的門庭了。我兄弟終日喝酒，她終日倚門賣俏，引的終朝每日在我們門口聚會的人甚多，俱是些年輕之人。先前每日賣三五串錢，如今每天賣錢五六串、二三百串，還有銀子不等。只要她一上櫃，就有人放下許多錢，給兩包糕餅拿著就走，還有扔下銀子連一塊糕餅也不拿，盡自揚長而走。我一見這個勢頭不好。我們舖中有個伙計，叫作怯王三，這個人性情耿直，氣的他要辭買賣。我們這舖於前頭是門面，後面住家，單有三間上房，舖子後面有一段長牆，另有一個木板的單扇門。從舖子可以過這院來，又恐怕我這弟婦出入不便，在後邊另給她開了一個小門，為她買個針線的方便。這可更壞了事情了，她若從後門出去，後邊那些無知之人就圍滿啦；她若要前邊櫃檯裡坐著，那前邊的人就圍滿了。那日我告訴我兄弟說：「你得背地囑咐你妻子，別教她上櫃才好，太不成個買賣規矩了。」我兄弟就打了她一頓，不料我兄弟又告訴她是我說的。我們把仇可就結下了。這日晚間我往後邊來，一開後院那個單扇門，就見窗戶上燈影兒一晃，有個男子在裡頭說話。我聽見說了一句：『你只管打聽，我白菊花劍下死的婦女甚多，除非就留下了你這一個。』我聽到此處，一抽身就出來了，駭得我一夜也沒敢睡覺。次日早晨，沒叫兄弟喝酒，我與他商議把這個婦人休了，我再給他另娶一房妻子，如若不行，只怕終久受害。我就把昨天的事情說了一遍。我兄弟一聽此言，到後邊又打了她一頓。誰知這惡婦滿口應承改過，到了今日早晨，後邊請我說話，我到了後邊，她就扯住我不放，纏個不了，聽得兄弟進來，方才放手。我就氣哼哼的出來，可巧我兄弟從外邊進來，我弟婦哭哭啼啼，不知對他說了個什麼言語，他就到了前面，說：『你我還是手足之情哪，你說我妻子不正，原來你沒安著好心。』我一聞此言就知道那婦人背地蠱惑是非，我也難以分辯，越想越無活路，只可一死，不料被爺台把我救將上來。我說著都羞口，爺台請想，如何能管我這件事情？」蔣爺說：「我能管。我實對你說，這位是展護衛大人，我姓蔣名平，也是護衛，難道辦不了這門一件小事嗎？論說這是不潔淨之事，我們原不應該管，皆因內中有白菊花一節，你暫且跟著我們回公館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吳必正聞聽連連點頭，與大眾行了一回禮，把衣服上水擰了一擰，跟著大眾，直奔五里新街。蔣爺同著展爺先上飯店，那些人就回公館。

蔣展二位到了美珍樓，往裡一走，就聽那樓上叭噠叭噠，韓天錦仍然在那裡亂砸亂打。掌櫃的見著蔣展二位認識他們，說：「方才你們二位，不是在樓上動手來著嗎？」蔣爺說：「不錯，我們正為此事而來。」到了櫃房，把奉旨拿賊的話對他們說了一遍。仍然不教他們洩露機關，所有舖內傷損多少傢伙俱開了清單，連兩桌酒席帶賊人酒席都是我們給錢。那個掌櫃的說：「既是你們奉旨的差使，這點小意思不用老爺們拿錢了，只求老爺們把樓上那人請下來罷，我們誰也不敢去。」蔣爺說：「交給我們罷，晚間我們在三元店公館內等你的清單。」說畢出來，蔣爺上樓，把韓天錦帶下來。天錦問道：「四叔拿住賊了沒有？」蔣爺說：「沒拿住。」天錦說：「不教我出來嘛！我要出來就拿住了。」蔣爺說：「走罷，不用說話了。」出了美珍樓，直奔公館。進得三元店，此時艾虎與吳必正全都換了衣服。蔣四爺說：「方才這老者說在五里屯開糕餅店，白菊花在他家裡，我想此賊由水中一走，不上團城子，今晚必在這糕餅店中。你們誰人往那裡打聽打聽？」問了半天，並沒有人答應。連問三次，一個願去的也沒有。蔣爺說：「徐良，你去一趟。」徐良說：「姪男不去。」又問艾虎，他也是不去。蔣爺一翻眼，這才明白，說：「哎呀，你們怕擔了疑忌。你們全都不願去，只得我去了。」馮淵在旁說：「你們都不願去，我去。心正不怕影兒斜，我不怕擔了疑忌。」徐良說：「你就為這件事去，這才對了你的意思呢！」馮淵說：「我要有一點歪心，叫我不得善終。」蔣爺一攔，對徐良說：「先前你可不肯去，如今馮老爺要去你又胡說，你們兩人從此後別玩笑了。馮老爺，可有一件事要依我的主意，你若到五里屯訪著白菊花，你可別想著貪功拿他，只要見著就急速回來送信，就算一件奇功。」徐良說：「他拿白菊花？連我還拿不住哪，他要拿了欽犯，我一步一個頭給他磕到五里屯去，從此我就拜他為師。」馮淵氣得渾身亂抖。智化在旁說：「你去罷，馮老爺，不用理他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告訴你的言語要牢牢緊記。」

馮淵拿了夜行衣靠的包袱，一出屋門，碰見艾虎，說：「兄弟，你這裡來，我與你說句話。」艾虎跟著他，到了空房之內，馮淵說：「賢弟，論交情，就是你我算近，我的師傅就是你的乾爺，他們大家全看不起我，我總得驚天動地的立件功勞，若得把白菊花拿住，他們大眾可就看得起我了。」艾虎說：「皆因你素常好談諧之故，非是人家看不起你。」馮淵說：「我若拿住白菊花，你歡喜不歡喜？」艾虎說：「你我二人，一人增光，二人好看，如親弟兄一般，焉有不喜之理？」馮淵說：「我可要與賢弟啟齒，借一宗東西，你若借給，我就起去，你要不肯借，我就一頭碰死在你眼前。」說著雙膝跪倒。要問借什麼東西，且聽下回分解。